

虽有极强的生命能力，然而始终生活在沙漠之中。

当然沙漠中也有胡杨、金合欢树；也有郁郁葱葱的绿洲……

只要我们不断开拓！

武振宗 / 著

# 跋涉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# 跋涉

武振宗◎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跋涉/武振宗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08. 6  
ISBN 978 - 7 - 207 - 07853 - 7

I. 跋... II. 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6818 号

---

责任编辑:魏杰恒 吴英杰

装帧设计:李 梅

跋 涉

Ba She

武振宗 著

---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
邮 编 150008

网 址 [www.longpress.com](http://www.longpress.com)

电子邮箱 [hljrmcbs@yeah.net](mailto:hljrmcbs@yeah.net)

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375

字 数 300 000
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7 - 07853 - 7/I · 1035

总 定 价 20.80 元

---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、赵景波

谨以此献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  
虽有极强的生存能力，然而始终生活在  
沙漠之中

——路 闻

## 个体化的时代历史

——读武振宗的长篇小说《跋涉》

——贾宏图

认识武振宗是因为我在生活报上开专栏《我们的故事》，他也给我送来了他的故事《今昔足惜》，大概有十几万字的纪实文学，记录了他自己从下乡到返城后三十多年的经历。他的故事，生动感人，我们俩一见如故。其实我们早该相识，他曾是哈尔滨日报的通讯员，还听过我的课。之后，在那个专栏里，我也为他写了一篇《追忆似水流年》，是他的那篇纪实文学的缩写本。此文挂在“东北网”我的博客后受到网友的热评。后来，我建议他也开个博客，把自己的故事展开，结果他一发而不可收。大概一年多的时间，我的那些故事由作家出版社汇集出版了纪实文学《我们的故事》，他也推出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作品《跋涉》，不是纪实文学，而是自传体的小说。

说实在的，开始我有些吃惊，但仔细一想，这也很自然。老武热爱文学十多年，返城后准备报考艺术院校的戏剧文学专业，只因要把外地的知青爱人调进哈尔滨而结婚，意外失掉报考机会（当时规定已婚青年不能报考），也失去了专业剧作家的职业前景，以后在企业他曾是一位半专业的作家，当年曾写过许多报告文学作品。再说，写长篇小说从来就不是少数人的专利。

当我利用“五一”假期，把他的这部文稿粗粗地看了一遍后，更让我认定，武振宗写的这部作品真是一部小说，一部很不错的自

传体小说。尽管作品中基本是作者个人的人生经历,但作品所展示的时代背景,所刻画的人物形象,都有相当的典型性,其中蕴藏着作者的人文情怀,也洋溢着独特的文学韵味。

作者是一位知青,他以自己为模特儿,通过陆斌这个人物写出了那一代人“出生即挨饿,上学正停课,少年就下乡,反城又遇文凭热,几经拼搏站稳脚,企业又滑坡,自己遭遇下岗,还需为子女负责”的经历。这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人,他们和共和国一起经历了苦难,小小少年到边塞绝寒之地屯垦戍边,吃尽和平年代所能承受的苦难。返城之后,从头再来,又在改革的阵痛中付出沉重的代价:该享受成果时,他们又淡出了历史舞台。如今他们在充满温情地咀嚼着过去日子,不管他们是怎样地感叹“青春不悔”和“精神永存”,都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。而武振宗正是通过“陆斌”的形象真实地展示了知青那一代人的非凡命运。

马克思曾说过:“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人的存在”,“人的历史始终只是人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,而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一点。”其实,我写了一个个知青个体的人生经历,和武振宗通过一个人的人生经历,其目的,都在通过一个人的“标本”和一群人的“标本”,在记录一个时代,一个沉重的时代。因为有了这个时代阴雨绵绵,才有了后一个时代的阳光灿烂。所以,那个时代也是不能忘记的。

“下雪啦,天晴啦,下雪别忘穿棉袄,天晴别忘戴草帽。”(电视剧《雪城》的主题歌)我想这就是我写知青故事,老武写知青小说的目的吧。

这部长篇小说的开篇很有意思,在1967年的夏天,正读小学三年的陆斌在郊游时意外溺水,结果被二哥的同学救起——

“在经过奋力挣扎,在经过几度沉浮,疲惫不堪的陆斌站起来了,晃悠悠地迈出了起死回生的第一步。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然而漫漫人生路上,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……”

从这个颇有寓意的开头,故事展开了。缠着小脚的母亲,坚韧

善良,冒死闯关东的父亲知书达理,但从不管家事。姐姐早嫁,三个哥哥迷恋酒色财气而命运多舛。迫于生活的压力,也因为大哥那句“你也不小了,十八七岁了,有能耐出去闯,别在家里吃闲饭!”,老四陆斌在1974年的那个严寒的冬夜,下乡到抚远。在那些日子里,他们常哼唱着这样的歌谣:“从孙吴到三江,兵团战士爱喝汤。早晨喝汤迎朝阳,中午喝汤暖洋洋,晚上喝汤夜里忙,喝汤建设北大荒。”在荒原里,他们是这样度过第一个新年的:

“元旦的夜晚,没有广播,没有报纸,没有电灯,没有酒肉,在低矮的帐篷里,伴着林涛的吼声,他们在马灯下喝着萝卜汤,送走了一岁青春。钻进被窝,大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庆贺新年——每人讲一个最吓人的故事。”

在最接近原始的生活中,陆斌的生活并不单纯,他曾被送到师部上学,也曾因闹着当兵被“革职”下放,他目睹了天津知青张宪的死,也看到了哈尔滨知青王志疆为返城而装疯卖傻。他的上级有精干武断的吴连长、温良谦和的李指导员、精细过人的副连长“傻三”,还有诗琴书画无所不能的副连长王合群、善解人意的副指导员小胡,虽然都是知青,但个性鲜明,栩栩如生。作者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知青连队的风俗画,各色人等,也是一个小社会。他们的故事,有生有死,有苦有乐,有政治风波的诡谲,也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。主人公与玉梅的现实主义爱情和与阿华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,交相展示,都颇有戏剧性。作者对知青生活的“原生态”写作,也许没有都市生活那么精致,也许没有地道的农村生活那样纯朴和幽默,却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一个特殊人群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这部长篇小说更多的篇幅写了主人公返城之后的人生经历,就业不易,考学更难,把外地的妻子调进城市再安排工作比登天还难,陆斌在经历种种磨难中,理想之火并未熄灭。他不安于平庸的生活,他要学习,他要写作,为理想,他不怕四处碰壁。三个哥哥或因牢狱之灾或因贫病相继而亡,他要改变家庭的命运,而奋力拼

搏。他从一个普通工人,经过十年辛劳,忍受多少屈辱,终于成了一个万人大厂的中层干部,又担任了分厂的党委书记。他感受了好人相助的温暖,也饱尝了职场竞争的冷酷。作为一个国有大企业的主人翁,他亲历了在改制中一个陈旧模式的盛极而衰的残酷过程。作者的笔下有这样的描写——

“望着隆隆的推土机开进厂区,望着职工滴滴汗水筑起的厂房顷刻间变成瓦砾,职工们不忍再看下去了,一位退休老工人失声痛哭:“当初这里是一片小水洼,是我们一锹锹土垫平的呀,这厂房是我们燕子垒窝似的一点点垒起来的呀,你们干啥要拆,这是造孽呀!”

“望着年已五十开外、在工厂干了一辈子,只领到区区万元补偿金、今后不知去向的职工,有的甚至是和他当年同期从北大荒返城入厂、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职工,党委书记陆斌心情复杂:我今天在维持秩序,在这里送你们,站好最后一班岗,可明天谁送我呀!”

和陆斌的预料一样,2005年12月12日,在他下乡31年的这一天,他戏剧性地领到了褐色的、由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《哈尔滨市失业登记证》。三十年的奋斗,他戏剧性地又回到了起点,或者说是零点,剩下的就是对经历的回忆了。

小说最后的结尾是沉重的,下岗的陆斌离家出走了,他给妻子玉梅留下了一封长信……。

“于是一个并不年轻的身影,背着简单的行囊,在崎岖的山坡上,在长城的残垣断壁间渐行渐远……”

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。但是我注意到,陆斌在离家出走前特意到齐齐哈尔看望了自己的老战友,最令他感慨的是尚大哥和宝财。老尚返城后进入工厂,娶妻生女,爱人开了家食杂店,日子过得很滋润。几乎一夜之间工厂倒闭,妻子离异,女儿随母。尚哥一怒之下,卖掉房子,到处打工,经常举一根刷墙的木杆站在道边等活。那个宝财下岗后干起老本行——包租土地,第一年种葱,

市场饱和;第二年种水稻,积压;第三年种果树,无销路,他一气之下把果树都砍了,当了烧柴。第四年种玉米,终于见到了曙光,一直坚持到现在。

“从齐齐哈尔回来,陆斌的气儿倒有些顺了,从尚大哥站大岗,他读懂了生活的残酷;从宝财的屡种屡败、屡败屡种上,他也看到了兵团战友的坚韧,看到了希望——无非再来一次。拿破仑讲过:人生的光荣不在永不失败,而在于能够屡败屡起。”

也许这才是这个故事的“眼”。我相信,陆斌不会走得很远,他还会回来的,在路上,他会为自己设计新的人生目标。

感谢武振宗为我们塑造了陆斌等一批知青硬汉形象,他们在苦难中崛起,也会有苦难中前行,无论他们的面前还有多少泥泞,他们也会在跋涉中创造灿烂的人生并为他们热爱的祖国做出贡献。记得马克思好像说过这样的话:只有在崎岖的小路上勇敢攀登的人,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。

这应该也是《跋涉》给我和许多老知青及众多读者的信念吧。

2008年5月3日于鸽子洞

## 引 子

在哈尔滨的东南方向的哈平路上,过了任家桥,就算郊外了。再往前走,是一条不宽的油漆马路,两辆车勉强能错开。刚过桥有一片各种树木组成的林园,属哈尔滨第二苗圃,也叫森林植物园。拐过一道弯是一个陡坡,自半坡开始,在路的左侧就呈现一片红砖砌的、简易的小平房,直至坡顶后展开。此片小平房西临哈平公路,东北三面为缓坡,其中坡的东面和北面被森林植物园的各种树木环绕。东面坡底是一条河的上游——实际充其量也就算是一条沟,因此称为马家沟,与哈平路呈平行之势。此河上游水不脏,是自然储水,平时水很浅,每逢一场大雨,这条宽十几米,深达六米的大沟会聚集许多积水,浩浩荡荡流经市区注入松花江。

1967年夏的一天,经过一天一夜连雨的聚集,汇集的水已将马家沟灌满。满槽污水裹挟着乱草和杂物,浩浩荡荡向下游流去。每当此时,也是一些淘气包儿在马家沟聚集、玩耍的时候,个别会一点“狗刨”之类的则下水嬉戏。

这样的时机,当然落不下陆斌——一个小学三年级,仅能在100公分水深下玩耍的少年。当他与几个同伴兴冲冲地穿过小林林来到马家沟边时,已有好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伙伴,有的在水下岸边顺水漂游,然后再爬上岸跑回来,但绝大多数人则在岸边看热闹。待陆斌等到达时,看见一个稍大些的伙伴在水下喊道:“哎——老四,快下来呀,可好玩儿啦!”

陆斌家兄弟四人,他排行老四。见此,他也兴奋地问道:

“哎，水有多深？”

“你看，就到我脖子这么深，下来吧！”其实他在踩水。

陆斌没加思索，迅速地脱下衣裤交给同伴，一个人先在水边试探性地下水，哪想岸边已没有缓坡，一下水即没到脖子，水流湍急。他下意识地想抓住岸边的茅草，谁知茅草根已被水浸泡松动，一把拽脱，人随着水流迅即便卷入中流，时隐时现。

当时在岸上还有他的二哥和三哥。看到这种情况，三哥首先跃入水中追去，但迅猛的水流，使卷走的他比三哥速度还快，三哥虽奋力猛划，但终是越落越远。此时二哥则在岸上跑到前边下水，截住了他并将他抱了起来，但由于二哥水性一般，加之陆斌在水中不停地撕扯，二哥为避免同归于尽，不得不放弃了不断挣扎的他，转而上岸去求二哥的同学。这时水中的陆斌还在奋力挣扎，拚尽全力在往上蹿，也许是出于本能，口中不时还喊出一句“救命”。

二哥的同学，在此之前已救起了俩落水者，非常疲惫，但在二哥和三哥的不断哀求下，很不情愿地走向水边，就在陆斌最后一次蹿出水面沉入后，他一个猛子潜入水下，不久即将陆斌藕着头发从水中拽出，放在岸边，头朝下控水，此时的他已被水灌得大腹便便，经大家一顿拍打，陆斌在连续吐出一片水后，睁开了眼睛，茫然而又疲惫不堪地望着周围，那陌生的眼神似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婴儿。

事后想到那次历险，之所以大难不死，一是陆斌在水中尽管那么长时间，但没有呛水，只不过是灌了一肚子水，控出来就没事了；二是他尽管是小学三年级学生，但却留一头长发，给救人者一个有利条件；再一个，在救出水面的前方不远处，原有一座木桥，被水冲垮，只剩几个粗大的桥墩在水中。当时陆斌如再没被救起，既使不被淹死，也可能撞上桥墩，那后果不得而知……

在经过了奋力挣扎，在经过了几度沉浮，疲惫不堪的陆斌站起来了，晃晃悠悠地迈出了起死回生的第一步。

都说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然而漫漫人生路上，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……

# 第一部



人若学会走路,也得学会摔跤。而且只有经过摔跤,才能学会走路。

——马克思

## 1

1957年有三件大事:

一是全国反右倾;轰轰烈烈,史无前例,吼声振天,人仰马翻;

二是松花江特大洪水,百年一遇;浩浩荡荡,城市岌岌可危。

三是陆斌出生,生不逢时,来的不是时候,很添乱,似乎很不受欢迎,或者说欢迎的方式有些古怪,欢迎的形式有些过火儿。

由于生活窘迫,孩子多,父亲无力供养,母亲也耗尽了自身的能量,因为在此之前,母亲生了四个孩子相继夭折,后来陆斌才有了现在的一个姐姐,三个哥哥,因此到他出生时,母亲已生了十个孩子,家人早已不耐烦,用河北方言来讲:“中啦!”所以起名叫陆中,后来改名为陆斌,意为文武双全。

在此情况之下,多余的、让家人有些不耐烦的陆斌不合适宜地来到这个世界。

千万个母亲,一样的心。

陆斌的母亲,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,身上刻满了旧社会的痕迹——缠足、迷信、没文化,同时也沾染上了一个不良嗜好:吸烟。脑后盘着发髻,着深色大襟褂子,绑腿。但是,尽管如此,中华民族妇女几千年留传下来的美德——善良,勤劳,节俭以及坚韧的忍耐力——母亲身上都具备。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。全家总收入只靠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来维持,所以生活一直很拮据。也正因此,母亲在她的一生当中,一直是勤俭持家,不敢错花一分钱的。陆斌上有姐姐,三个哥哥。从他记事的时候起,他们脚上穿的鞋,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他清楚地记得,母亲把破得实在不

能再穿的旧衣服、破布等洗净，晾干，然后铺在一个小方桌上，抹一层浆糊，粘一层布，约有十几层，然后揭下来钉在门外的墙上，晒干后拿下来剪成鞋底样，再用锥子扎上眼，用亚麻线一针一针密密地缝紧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“纳鞋底儿”。每当这时候，母亲总是熬上一锅大碴子，然后坐在炕里开始“纳鞋底儿”。母亲缝制的鞋，初次穿的时候，特别的紧，几乎每次穿新鞋，都是母亲用锥子把儿把脚别进去的。因此每次穿新鞋，都面临一番痛苦的折磨。咋一穿，脚挤的难受，等到穿一段时间，渐渐地越来越松。当然，没等它再松，前面已经张嘴了。每当这时候，母亲总是皱一下眉头叹道：

“唉，小子不中，就是不如闺女……”母亲的河北方言终身未改。

那时也不兴垫鞋垫，穿上新鞋，脚下的针码密密麻麻，给人一种麻痒的感觉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母亲为人实在，还迷信，这和不识字，没有接受过教育有关系。母亲迷信虔诚得很，陆斌还记得，在他小的时候，家里供奉一个佛龕，后来“文革”中母亲自己将它拆了。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夜晚，每家都欢欢喜喜地吃月饼，而母亲却在院子里供起了猪头，并要求每人向猪头磕个头才给月饼，当时只有他没磕头，但后来月饼也给了他。

母亲在他们很小的时候，就向他们灌输封建迷信思想，经常讲一些可怕的、鬼怪的并宣称是真实的故事，有些是她个人的亲身经历，讲得活灵活现，听起来毛骨悚然，有如临其境。这些不知是真是假的故事，害得他们多少年不敢走夜道。尤其是大姐，中毒最深，结婚多年后，无论做什么梦，也要回家和母亲分析，解梦。

母亲还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对一些事情看不惯，马上表露出来，但自身存在的缺点或问题，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，又很不情愿接受。

母亲和父亲结婚以后，由于父亲常年在外，家庭的负担就全落在了母亲的身上。后来母亲有了第一个孩子，也就是姐姐，母亲的

担子就更重了，伺候婆婆，照顾孩子，还要承担家务，依靠父亲寄回的那点微薄的工资，是活不下去的，所以母亲不得不做一些手工活儿以贴补家用。再后来陆陆续续死了四个男孩之后，才相继有了现在的三个哥哥。

由于生活拮据，父亲那点工资，母亲真是算计到家了，可不管怎样，书还是要念的，学费是要缴的，至于其他用品，那就要打折扣了。好在那时的学校还不像现在这样要这要那。记得陆斌上小学的头一天，同学们就围住他笑，后来他才明白，他们是笑他背着女生的旧书包，也亏得母亲能淘弄。母亲没文化，旧规矩却很讲究，比如吃饭时不许说话，胳膊肘不许支在饭桌上，吃一口饭只能夹一次菜等，特别是不许剩饭，掉的饭粒一定要捡起吃了。为此，还专门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：从前有一个孩子走路，手里拿一只鞭子，一路走一路抽打路旁的庄稼。后来，下雨打雷了，孩子被雷劈死了，后背还有字，意思是警告人不许糟蹋庄稼。

听了这个传说，陆斌还真的不敢糟蹋庄稼了。

母亲讲的很认真，他们也确信无疑。因为母亲信迷信，所以讲的故事都具有迷信色彩，目的是让他们守规矩，做善事，不做恶事，因为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

记得小的时候，母亲常跪在一个佛龕前磕头，内有一碗小米，三柱香。香火燎绕，烟雾中母亲闭目念念有词，很是神秘。后来“文革”开始，母亲害怕了，悄悄把佛龕拆了。

最有趣儿的是母亲对待算命先生（俗称“打板儿的”），相信、恭敬到了极点，每次“打板儿的”从门前走过，母亲都把他请到屋里爻上一卦。先生叨叨咕咕，母亲频频点头，有时还插上一句“正是”，“我说呢”，“正是这码事儿”。尽管算命先生一人一套，有时前后算得大相径庭，但母亲始终是那么虔诚，而且舍得花钱：“这钱儿，值得！”“心要诚，就不能怕花钱！”现在看起来，母亲一方面幻想通过算命，祈望后面有所改变，把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今后的命运上。另一方面，花在这方面的钱，用自己的理论达到心

理平衡。

由于旧习惯的沾染,加之生活压力之大,母亲的烟抽的很厉害,有时陆斌睡醒一觉,仍看见母亲那烟头儿在黑暗中一闪一闪。抽烟有助于思考,母亲在想些什么呢……

母亲离不开烟,可还真有断烟的时候。“文革”中期,好些东西脱销,实行了凭票制,每人每月半斤肉,这对他家来讲,无所谓,因为以往,他们也不比此时能多吃多少。最叫母亲挠头的是商店里看不见烟卷,偶尔来了,也是人山人海。待有限的烟卷卖完,人们便一哄而散,只剩地下一些烟纸屑在随风飘动。

“小斌啊,没事儿去合作社绕绕,看着来烟,给妈买几盒中不?”

母亲塞给陆斌一块钱。那时管商店叫合作社。“可不许买别的!听见没?”

若论挤,他无论如何是挤不过那些大人的。然而有一次很幸运,来了一些民兵维持秩序,没人挤了,全靠排队。当年的排队今后恐难得一见,好壮观,但不管有多长,像他们这样总算有盼头儿啦。他排在队伍里,慢慢挪了足有一小时,才挪到那高出他头顶的小窗口,踮起脚尖将钱递上,每人每次限买两盒。他拿着烟,兴冲冲地跑回家。母亲很高兴,迫不及待地拆开一盒,点燃一支,深深地吸了一口:

“小斌啊,快去排队,再买几盒!妈给你煮个鸡蛋中不?”

他又排了四回,足足排了一下午。当日落西山,他带着一种成就感回家时,心里同样想着那个鸡蛋。

## 2

193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夜黑风高,在距山海关不远的一处长城脚下,几个河北抚宁的庄稼汉,在紧张而又惊恐中窃窃私语:

“陆炯啊,到关外安顿好了后,给家里捎个信儿,中不?”